

## 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sup>†</sup>

贺光烨 简敏仪 吴晓刚

**【内容摘要】**文章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城镇夫妻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务活动的时间分配模式。考虑到夫妻间潜在相联的性别角色期待对夫妻家庭分工的影响，采用似不相关模型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进行校正。研究发现，对于家务劳动，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其本人而增加其丈夫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在休息日，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随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对于家人照料，妻子收入贡献会显著增加丈夫照料家人的时间。而其本人的照料时间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均呈现明显的“性别展示”模式：该时间先随妻子收入贡献增加而减少，当超过约60%，其收入贡献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增加妻子参与照料的时间。

**【关键词】**家务劳动；家人照料；时间分配；性别差异

**【作者简介】**贺光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00；简敏仪，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 Time Allocation on Housework and Care among Urban Couples in China

He Guangye KAN Man-ye Wu Xiaogang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CFPS) in 2010,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attern of time allocation between partners of married couples in urban China. We take account of the unobserved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internal motives potenti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which have been largely neglected in previous studies, and employ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s (SURE model) to examine how relative income of husbands and wives may affect their time spent on housework and caring work. We separate work days from holidays, and housework from family care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gender display” pattern in time allocation is less pronounced in housework than in family care. On work days, wives’ earnings contribu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usbands’ housework time, but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own housework time. On holidays, wives’ earnings and husbands’ housework time shows a curve-linear relationship, first increasing and then declining. As to family care, wives’ earnings con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usbands’ caring time. There is a clear pattern of “gender display” on both work days and holidays for wives: their caring time would first decrease and then increase with their earnings, after their earnings reach 60 percent of their husbands’. To understand women’s living conditions in China, we call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forces that drive the long-term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the traditional gender practices.

---

<sup>†</sup>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CRK024）的资助。

Keywords: Housework, Care, Time Allocation, Gender Disparity

Authors: He Guangye is the Junior Research Fellow at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Kan Man-Yee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Wu Xiaogang is the Professor at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1 引言

二战以来，女性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恩格斯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鼓励广大女性参与劳动生产，在促进女性劳动参与上取得了卓越成效（Whyte、Parish, 1984）。1980年代末至今，我国所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政策使得女性的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城市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吴愈晓、吴晓刚，2009；李汪洋、谢宇，2015；He、Wu，2017）。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公共领域两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差异却在日益扩大。虽有研究表明这一情况自2003年来有所缓解（Wu、Zhou，2015），形势仍旧不容乐观。

传统性别理论认为，男女由于性别角色的差异分属于公领域（即劳动力市场）和私领域（即家庭），公私领域相互对立彼此区隔。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公领域，公私二元对立论受到了严重挑战。事实上，现今所观察到的性别差异并非两性在彼此区隔的领域内出现的，而是在公私领域交会被生产出来的。要解释公有领域的性别差异需要了解女性在私领域家庭地位及婚育方面的角色期待。在家庭社会学中，女性家庭地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内容，其高低反映了夫妻间的权力分配模式。因此，对女性家庭地位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有助于理解女性在夫妻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进而理解女性在公领域所遇到的瓶颈（Shelton、John，1996）。考察夫妻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切入角度就是家务分工。

有关家务分工的性别模式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研究，近年来这一话题在中国也有了不少的探讨（徐安琪、刘汶蓉，2003；杨菊华，2006；於嘉，2014；刘爱玉等，2015；Yu、Xie，2012）。由于数据的限制，目前有关中国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点不足。第一，这些研究往往比较的是随机抽取男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差异，而非直接比较夫妻。与比较随机抽取的男女不同，直接比较夫妻考虑了婚姻匹配的非随机性以及两性婚后基于家庭情况和自身比较优势的调整情况。第二，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家务劳动本身，并未区分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尽管两者均主要由女性承担，但相比家人照料，家务劳动的可替代性较高，参与主体相对多样，区分两者对理解两性家务分工非常必要。第三，目前问卷调查涉及时间分配时，通常仅考虑个体在调查时点前一天或最近一个工作日或是日平均时间分配情况，很少考虑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差异。如果说男女家务分工模式是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差异所引起的个人可利用时间差异所致，那么能真正体现性别观念以及夫妻间相对议价能力的正是休息日，即无需工作的时候。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对夫妻家务分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虑到夫妻家务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夫妻共有的性别意识，观念以及其他内在动机的影响，而忽略这些影响可能会引起偏差估计，文章因此采用似不相关模型对模型估计进行了校正。本文将关注点落在夫妻相对资源上，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夫妻的相对资源如何影响他们在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上的时间分配？（2）该影响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差异如何？

## 2 家务分工的理论框架

加里贝克(1991)曾指出，家务分工是为了最大化家庭效用而进行的理性分工。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比较优势不同，他们选择投入在工作 and 家庭上时间和精力也不同，那么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理性分工的一种体现。家务分工中，基于经济理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首先，时间可及理论（time

availability) 认为, 人的总时间是一定的; 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件事需要的时间较长, 那么其做另一件事的时间就会相应压缩(Bianchi、Milkie、Sayer、Robinson, 2012; Cooke、Baxter, 2010)。该理论将两性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方面的时间差异归因于“时间成本”问题。由于男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往往高于女性, 工作时间也 longer, 因而妻子家务劳动的时间往往比丈夫长。其次, 夫妻间家务分工时间分配还与夫妻相对权力有关(齐良书, 2005; Perrucci, Potter、Rhoads, 1978), 即所谓的“相对资源论”。该理论认为, 由于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属于无偿劳动, 资源较多的一方往往在上面投入较少(e.g. Manser、Brown, 1980; McElroy、Horney, 1981)。经验分析中, 我们往往用夫妻的相对收入作为相对权力或者相对议价能力的量度。基于该理论, 夫妻中收入越多的一方相对权力也越大, 议价能力也就越强, 她/他进行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的时间也就越少。

在家务分工中, 另一系列理论与性别意识密切相关, 简称为“性别意识理论”。由于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传统上均被视作女性责任, 基于该理论, 如果夫妻均持有传统性别观念, 即便丈夫有时间, 他们也未必做家务。因此, 两性的家务分工模式与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观念有关, 这种约定俗成的性别观念影响了两性的家务和照料行为(Greenstein, 1996; South、Spitze, 1994)。其中, “性别展示”就是该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该模式实质是在性别意识和相对资源理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具体而言, 当妻子的收入相比丈夫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妻子会做更多的家务, 目的是为了弥补其违反性别角色期待的行为。

然而, “性别展示”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 还可能随家务活动类型以及活动发生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比如, 尽管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在传统上均主要由女性承担, 但是这两种活动的参与主体存在一定差异。相比家人照料, 家务劳动既包括做饭, 洗衣, 清洁等以女性为主的劳动, 又包括修理和设备维护等以男性为主的劳动, 其内容主体更加多样。此外, 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有酬家政服务出现又使得个体直接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大幅度减少。不仅如此, 这种可替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那些传统上以女性为主的家务劳动的主体性。西方许多研究还显示女性的照料时间较少受其劳动参与的影响, 这点与家务劳动很不同。因此, 相较家人照料, 家务劳动的性别界限较为模糊, 临界值弹性也较大, 使得“性别展示”在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中呈现不同模式。在实证分析中, “性别展示”通常以妻子相对收入的二次关系来体现(e.g., Brines, 1994; Greenstein, 2000)。其一方面体现了相对资源的重要性, 而另一方面, 它也反映了相对资源的影响受限于社会结构和性别规范的事实。

### 3 数据, 变量与分析模型

#### 3.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 2010 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该调查采用了内隐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除台湾、香港、澳门、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外)。CFPS 个人问卷除基本人口信息、教育等常用问题外还调查了个体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分配情况, 且通过家庭问卷还可以识别数据中的同住夫妻, 这些信息刚好满足本分析的要求。鉴于分析需要, 本文将样本限制在城镇地区, 根据家庭关系信息匹配了同住夫妻, 进一步保留了夫妻双方时间利用信息都齐全的样本, 并对夫妻年龄进行了限制(丈夫 18~59 岁, 妻子 18~54 岁), 最终样本包含 3536 对同住夫妻。

#### 3.2 变量

本文关注相对资源对夫妻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使用差异的影响。分析的因变量是工作日及休息日个体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人照料时间。问卷对应的问题是, “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 您平均每天花在下列活动上的时间大约几小时?” 受访者会被问到其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情况, 这里我们筛选出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两项用于分析。

文章核心自变量是相对资源, 我们构建了两个变量来测量相对资源这一概念。第一个是二分变量, 妻子是否挣得比丈夫多(1=是; 0=否); 第二个为连续变量, 妻子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百分比。如前所述, 由于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传统上被视作女性的责任, 那么相对资源对家务活动的影响可能

存在的“性别展示”的模式。为更精确地捕捉妻子收入贡献对于家务活动时间影响的非线性模式（即，先增加后减少，或先减少后增加），我们进而加入了该变量的平方项。

在分析中我们还加入了丈夫和妻子上一年年收入的对数作为绝对收入的测量<sup>1</sup>，与子女的同住情况（1=不同住；2=同住：子女年龄 0-6 岁；3=同住：子女年龄 7-14 岁；4=同住：子女年龄 15 岁或以上），教育程度（1=小学或以下；2=初中；3=高中；4=大学或以上）。此外，我们还对个体的年龄、年龄平方，家庭层面的特征如与母亲同住情况<sup>2</sup>（1=不同住；2=同住：母亲年龄<75 岁；3=同住：母亲年龄>=75 岁），与父亲同住情况（1=不同住；2=同住：父亲年龄<75 岁；3=同住：父亲年龄>=75 岁），是否有房（1=是；0=否），以及家中是否雇有保姆或小时工（1=是；0=否）等进行了控制。所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lected Variables

变量	丈夫		妻子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b>个体层次</b>				
<b>时间利用</b>				
<b>工作日</b>				
家务劳动时间小时/天	0.84	1.14	2.31	1.70
照料家人时间小时/天	0.66	1.17	1.66	2.30
<b>休息日</b>				
家务劳动时间小时/天	1.12	1.30	2.62	1.70
照料家人时间小时/天	0.91	1.52	1.89	2.41
年龄	40.89	8.70	38.95	8.64
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	0.21	0.41	0.29	0.45
初中	0.39	0.49	0.36	0.48
高中	0.24	0.43	0.21	0.41
大专或以上	0.16	0.37	0.14	0.35
农村户口	0.44	0.50	0.47	0.50
劳动参与（1=是）	0.74	0.44	0.54	0.50
年薪对数	8.33	4.73	4.11	7.52
<b>夫妻层面</b>				
妻子挣得比丈夫多			0.17	0.38
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0.31	0.27
是否有房（1=是）			0.79	0.41
是否雇佣保姆（1=是）			0.02	0.15
与母亲同住				
不同住			0.72	0.45

<sup>1</sup>需注意的是，验证“性别展示”模式必须同时控制妻子绝对收入（Gupta, 2006, 2007; Gupta、Ash, 2008; Killewald、Gough, 2010）。因为当妻子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其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家务劳动和照料替代品的能力越高，相应的家务劳动和照料时间也会越少。

<sup>2</sup>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照料时间的重要量度，但由于自评健康、慢性疾病的变异较小，且父母是否需要照料很大程度与其自然衰老情况有关。这里我们用年龄作为老人健康状况的近似测量。

同住：母亲<75 岁	0.23	0.42
同住：母亲>=75 岁	0.04	0.20
与父亲同住		
不同住	0.78	0.42
同住：父亲<75 岁	0.19	0.39
同住：父亲>=75 岁	0.03	0.17
与子女同住		
不同住	0.13	0.34
同住：最小子女<7 岁	0.25	0.44
同住：最小子女 7-14 岁	0.26	0.44
同住：最小子女>=15 岁	0.35	0.48
子女数目	1.31	0.71
N	3183	

### 3.3 方法

本研究主要关注夫妻在家务劳动、家人照料上的时间分配。需提及的是，在家庭内部，夫妻花在家务劳动和家人照顾上的时间既可能受到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等影响，也可能受到的性别意识，观念以及其他内在动机影响，而这些内在因素往往很难得到可靠的外界客观测量值。如果忽略这些潜在的影响，那么模型中的相对资源的系数估计可能会有偏误。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s，或 SURE 模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Srivastava、Giles, 1987)。

就家务劳动时间而言，使用该模型意味着同时估计丈夫和妻子两个回归方程。对于以夫妻为单位的分析，夫妻往往成对出现。假设丈夫方程和妻子方程均包含  $t$  个观测个体， $k$  个自变量。那么，丈夫的方程可以写为：

$$HTime_1 = X_1\beta_1 + \varepsilon_1$$

其中， $HTime_1$  为一个  $t \times 1$  的向量，表示丈夫家务劳动时间； $X_1$  为  $t \times k$  的自变量矩阵，其中包含的自变量有个体层面变量（如，年龄，年龄平方，劳动参与，年收入对数等），也有家庭层面变量（如，妻子的相对收入及其平方项，与子女、父母同住的情况，是否有房，是否雇佣保姆或钟点工等）。 $\beta_1$  是  $k \times 1$  向量，表示丈夫方程里  $k$  个自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varepsilon_1$  是一个  $t \times 1$  的向量，表示丈夫方程的干扰项。类似地，妻子的方程可以写为：

$$HTime_2 = X_2\beta_2 + \varepsilon_2$$

其中， $HTime_2$  也是一个  $t \times 1$  的向量，表示妻子家务劳动时间， $X_2$  为  $t \times k$  妻子方程的自变量矩阵， $\beta_2$  是方程里  $k$  个自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 $\varepsilon_2$  为妻子方程的干扰项向量。妻子方程的自变量矩阵与丈夫方程基本相同。将以上两个方程叠加起来就是一个 SURE 模型。

该模型的干扰项协方差矩阵可以写为：

$$\Omega = \text{Var} \begin{bmatrix} \varepsilon_1 \\ \varepsilon_2 \end{bmatrix} = E \left[ \begin{bmatrix} \varepsilon_1 \\ \varepsilon_2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varepsilon_1' & \varepsilon_2' \end{bmatrix} \right] = E \begin{bmatrix} \varepsilon_1 \varepsilon_1' & \varepsilon_1 \varepsilon_2' \\ \varepsilon_2 \varepsilon_1' & \varepsilon_2 \varepsilon_2' \end{bmatrix}$$

若两方程干扰项不存在自相关，即  $\varepsilon_2 \varepsilon_1' = \mathbf{0}$ ，那么用 SURE 模型与对丈夫和妻子家务劳动时间分别进行 OLS 回归并无差异。但是若两方程的干扰项存在自相关，由于协方差矩阵  $\Omega$  不是单位矩阵，那么使用单一方程进行 OLS 回归所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尽管无偏，但并不有效。为了准确估计模型系数，SURE 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当方程间的干扰项相关性越大时，通过 GLS 法所得估计就越有效，该方法的优势就越明显。

## 4 结果

### 4.1 家务总时间

表 2、表 3 为 SURE 模型分析结果。其中丈夫的回归结果在左，妻子的回归结果在右，工作日在上，休息日在下。模型 1，2，和 3 的主要差异在于相对资源的量度。我们对三个模型中的丈夫方程与妻子方程干扰项的协方差均做 Breush-Pagan 独立性检验，结果发现家务劳动和照料时间分别在 0.01 和 0.001 水平下呈现统计显著性（未显示），夫妻方程干扰项相互独立的假设无法成立，即存在某些无法观测或无法测量的共同因素影响丈夫与妻子在家务劳动和照料上的时间分配。总体而言，夫妻方程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在照料家人上大于家务劳动上，在休息日大于工作日。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似不相关模型的使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也为区分家务活动类型以及工作休息日提供了充分的理由<sup>3</sup>。

### 4.2 家务劳动时间

我们首先对家务劳动时间进行建模。由表 2 可见，在工作日，不论丈夫还是妻子，其劳动参与与家务劳动时间呈现负相关。相比不工作的个体，参与工作的个体其家务劳动时间更短。教育程度会减少妻子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但对丈夫没有显著影响（未显示）。子女的数量对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而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呈正相关。每增加一个子女，妻子平均家务劳动时间会增加 9 分钟。可见，在家庭内部，妻子仍旧是子女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就相对资源的影响而言，当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妻子挣得比丈夫多会显著增加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同时也会显著减少其自身的家务劳动时间。模型 2 中进而采用妻子的收入贡献，即用妻子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比例作为相对资源的量度所得结果一致。进一步在模型 3 中加入妻子收入贡献的平方项后，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我们均未发现明显的“性别展示”模式。

<sup>3</sup>对家务总时间（即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的时间总量）的建模结果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作者索取。

在休息日，在控制了其他特征后，妻子挣的比丈夫多，对夫妻双方的家务劳动时间皆无显著影响。当用妻子的收入贡献作为相对资源的测量时，我们发现，妻子的相对收入与其自身家务劳动时间呈现明显负相关，而对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模型 2）。进一步加入妻子收入贡献的平方项后可见，妻子收入贡献对丈夫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呈倒 U 形：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先随妻子的收入贡献增加，当妻子收入超过夫妻总收入约 68% 后，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随妻子收入贡献的进一步增加反而减少。在传统性别观念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该现象可能反映了男性在其养家的角色受到威胁和挑战时，为了维护其自尊所进行的一种性别实践。

表 2 SURE 模型预测夫妻家务劳动时间

Table 2 SURE Model Predicting Housework Time of Husbands and Wives

	丈夫			妻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工作日</b>						
妻子挣得比丈夫多	0.084 (0.057)			-0.176* (0.076)		
妻子收入贡献		0.318* (0.159)	0.722* (0.282)		0.758*** (0.210)	-0.807* (0.374)
妻子收入贡献平方			-0.451 (0.261)			0.055 (0.345)
丈夫的劳动参与 (1=是)	0.639*** (0.051)	0.632*** (0.051)	0.632*** (0.051)	-0.023 (0.068)	-0.040 (0.068)	-0.040 (0.068)
妻子的劳动参与 (1=是)	0.101* (0.050)	0.090 (0.050)	0.084 (0.050)	1.233*** (0.066)	1.206*** (0.067)	1.205*** (0.067)
丈夫年收入对数	0.020*** (0.005)	-0.011 (0.007)	-0.012 (0.007)	-0.001 (0.006)	-0.022* (0.009)	-0.022* (0.009)
妻子年收入对数	0.006 (0.003)	0.000 (0.005)	-0.003 (0.005)	0.015*** (0.004)	0.000 (0.007)	0.000 (0.007)
子女数量	-0.021 (0.035)	-0.020 (0.035)	-0.020 (0.035)	0.151** (0.046)	0.149** (0.046)	0.149** (0.046)
与子女同住 (与 15 岁+子女同住)						
不同住	0.003 (0.069)	-0.002 (0.069)	-0.006 (0.069)	-0.101 (0.091)	-0.090 (0.091)	-0.089 (0.091)
与 0-6 岁子女同住	-0.013 (0.075)	-0.012 (0.075)	-0.012 (0.075)	-0.269** (0.099)	-0.271** (0.099)	-0.271** (0.099)
与 7-14 岁子女同住	-0.115 (0.060)	-0.116 (0.060)	-0.119* (0.060)	-0.069 (0.079)	-0.067 (0.079)	-0.067 (0.079)
R-平方	0.119	0.12	0.121	0.306	0.308	0.308
卡方	431.297	433.44	436.846	1406.586	1417.631	1417.667
夫妻方程误差相关系数	0.050	0.052	0.052	0.051	0.051	0.100
<b>休息日</b>						
妻子挣得比丈夫多	0.053 (0.068)			-0.073 (0.085)		
妻子收入贡献		0.316 (0.188)	0.910** (0.333)		-0.649** (0.236)	-0.980* (0.419)
妻子收入贡献平方			-0.664* (0.308)			0.370 (0.387)
丈夫的劳动参与 (1=是)	-0.138* (0.060)	-0.130* (0.061)	-0.130* (0.061)	0.105 (0.076)	0.086 (0.076)	0.086 (0.076)
妻子的劳动参与 (1=是)	0.111 (0.059)	0.099 (0.059)	0.091 (0.059)	0.450*** (0.074)	0.422*** (0.075)	0.418*** (0.075)
丈夫年收入对数	-0.012* (0.005)	-0.002 (0.008)	-0.003 (0.008)	0.002 (0.007)	-0.018 (0.010)	-0.017 (0.010)
妻子年收入对数	0.005 (0.004)	-0.002 (0.006)	-0.007 (0.006)	-0.015** (0.005)	-0.001 (0.007)	0.002 (0.008)
子女数量	-0.084* (0.041)	-0.083* (0.041)	-0.084* (0.041)	0.094 (0.052)	0.090 (0.052)	0.090 (0.052)
与子女同住 (与 15 岁+子女同住)						
不同住	-0.086	-0.090	-0.096	-0.139	-0.131	-0.127

	(0.081)	(0.081)	(0.081)	(0.102)	(0.102)	(0.102)
与 0-6 岁子女同住	-0.014	-0.013	-0.014	-0.210	-0.210	-0.210
	(0.088)	(0.088)	(0.088)	(0.111)	(0.111)	(0.111)
与 7-14 岁子女同住	-0.074	-0.075	-0.079	-0.002	0.000	0.002
	(0.070)	(0.070)	(0.070)	(0.089)	(0.088)	(0.089)
R-平方	0.052	0.052	0.054	0.127	0.128	0.129
卡方	173.935	176.270	181.186	461.459	469.313	470.361
夫妻方程误差相关系数	0.101	0.103	0.103	0.101	0.103	0.103

注：\*\*\*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括号里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不论对丈夫还是妻子）有年龄，年龄平方，丈夫和妻子的教育程度，是否农村户口，家庭层面有是否与母亲同住，是否与父亲同住，是否雇保姆，是否有住房。Breusch-Pagan 独立性检验结果均显著。

### 4.3 家人照料时间

接下来，对家人照料时间建模，我们发现，时间可及理论仍旧是解释工作日家人照料时间的重要理论。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有工作的丈夫比没有工作的丈夫日均照料家人少花 30 分钟。相应地，有工作的妻子则比没有工作的妻子大约花在照料家人上少 1 个小时。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均对其自身和其配偶的家庭照料时间无显著影响（未显示）。子女数量仍旧仅对妻子的照料时间有影响。每增加一个子女，妻子平均每天的照料时间会增加 13 分钟。此外，同住子女的年龄会对丈夫和妻子的照料时间也有显著影响，对妻子尤甚。相比与 15 岁以上子女同住的夫妻，与 0 至 6 岁的子女同住会显著增加妻子平均每天的照料时间约 2 小时，相比之下，丈夫的照料时间仅增加 20 分钟。绝对收入对个体的家人照料时间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即个体的绝对收入仅影响妻子照料家人的时间（妻子的年收入越高，花在照料家人上的时间也越少），而并不显著影响丈夫的照料家人的时间。

就相对资源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丈夫多会显著增加丈夫照料家人的时间，而对其自身的照料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模型 1）。与家务劳动时间不同，妻子的收入贡献同照料家人呈现非线性关系。妻子家人照料的时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性别展示”模式，临界值为 55%。具体而言，妻子照料家人的时间随其收入贡献的增加而减少；但当其收入贡献达到 55% 之后，妻子花在照料家人上的时间随其收入贡献的增加反而增加。

休息日的情况与工作日类似。子女数量对妻子照料时间有显著影响，同住子女年龄对夫妻花在照料上的时间均有影响，且对女性更大。进而看相对资源的影响，妻子收入比丈夫多会显著增加丈夫在照料家人上的时间分配（模型 1）。妻子的收入贡献对其照料时间的影响呈现“性别展示”模式，即妻子花在照料家人上的时间先随其收入贡献的增加而减少，当其收入贡献达到夫妻总收入的 60% 时，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其在照料家人上的时间分配。

表 3 SURE 模型预测夫妻照料家人时间  
Table 3 SURE Model Predicting Caring Time of Husbands and Wives

	丈夫			妻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工作日</b>						
妻子挣得比丈夫多	0.181** (0.059)			0.097 (0.103)		
妻子收入贡献		0.513** (0.163)	0.056 (0.289)		-0.275 (0.284)	-1.515** (0.504)
妻子收入贡献平方			0.511 (0.267)			1.385** (0.466)
丈夫的劳动参与 (1=是)	-	-	-	0.079 (0.091)	0.063 (0.092)	0.063 (0.092)
妻子的劳动参与 (1=是)	-0.028 (0.051)	-0.043 (0.052)	-0.037 (0.052)	1.080*** (0.089)	1.061*** (0.090)	1.044*** (0.090)

丈夫年收入对数	-	-0.004	-0.003	0.004	-0.007	-0.005
	0.017***	(0.007)	(0.007)	(0.008)	(0.012)	(0.012)
妻子年收入对数	0.006	-0.004	0.000	-	-	-0.022*
	(0.003)	(0.005)	(0.005)	0.040***	0.031***	(0.009)
子女数量	0.033	0.033	0.033	0.227***	0.222***	0.223***
	(0.036)	(0.036)	(0.036)	(0.062)	(0.062)	(0.062)
与子女同住(与 15 岁+子女同住)						
不同住	-0.045	-0.054	-0.050	-0.299*	-0.298*	-0.286*
	(0.070)	(0.070)	(0.070)	(0.123)	(0.123)	(0.123)
与 0-6 岁子女同住	0.691***	0.693***	0.693***	2.114***	2.116***	2.116***
	(0.077)	(0.077)	(0.077)	(0.134)	(0.134)	(0.134)
与 7-14 岁子女同住	0.190**	0.188**	0.191**	0.514***	0.513***	0.522***
	(0.061)	(0.061)	(0.061)	(0.107)	(0.107)	(0.107)
R-平方	0.123	0.123	0.124	0.307	0.307	0.309
卡方	447.402	447.956	452.126	1411.685	1411.757	1424.539
夫妻方程误差相关系数	0.214	0.216	0.214	0.214	0.216	0.214
<b>休息日</b>						
妻子挣得比丈夫多	0.154*			0.062		
	(0.076)			(0.109)		
妻子收入贡献		0.463*	0.203		-0.438	-1.698**
		(0.211)	(0.376)		(0.301)	(0.535)
妻子收入贡献平方			0.291			1.408**
			(0.347)			(0.494)
丈夫的劳动参与 (1=是)	-0.079	-0.072	-0.072	0.102	0.082	0.082
	(0.068)	(0.068)	(0.068)	(0.097)	(0.097)	(0.097)
妻子的劳动参与 (1=是)	-0.052	-0.066	-0.062	-	-	-
	(0.066)	(0.067)	(0.067)	0.581***	0.557***	0.539***
				(0.094)	(0.095)	(0.095)
丈夫年收入对数	-0.017**	-0.005	-0.005	-0.003	-0.020	-0.018
	(0.006)	(0.009)	(0.009)	(0.009)	(0.013)	(0.013)
妻子年收入对数	0.003	-0.005	-0.003	-	-0.023*	-0.013
	(0.004)	(0.007)	(0.007)	0.034***	(0.009)	(0.010)
子女数量	0.000	0.000	0.000	0.140*	0.135*	0.136*
	(0.046)	(0.046)	(0.046)	(0.066)	(0.066)	(0.066)
与子女同住(与 15 岁+子女同住)						
不同住	-0.071	-0.079	-0.077	0.440***	0.437***	-0.424**
	(0.091)	(0.091)	(0.091)	(0.130)	(0.130)	(0.130)
与 0-6 岁子女同住	1.120***	1.122***	1.122***	2.531***	2.533***	2.533***
	(0.100)	(0.100)	(0.100)	(0.142)	(0.142)	(0.142)
与 7-14 岁子女同住	0.255**	0.253**	0.255**	0.623***	0.623***	0.632***
	(0.079)	(0.079)	(0.079)	(0.113)	(0.113)	(0.113)
R-平方	0.119	0.120	0.120	0.287	0.288	0.289
卡方	431.853	432.694	433.492	1282.774	1285.292	1296.702
夫妻方程误差相关系数	0.284	0.286	0.285	0.284	0.286	0.285

注: \*\*\* p<0.001, \*\* p<0.01, \* p<0.05. 括号里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见表 2 注释。Breusch-Pagan 独立性检验结果均显著。

## 5 思考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采用 SURE 模型系统, 分析了城镇地区夫妻家务分工的时间分配模式。相比于已有研究, 本研究考虑到了夫妻间潜在相联的不可观测的性别观念对夫妻家庭分工的影响。在具体分析过程中, 本研究对工作日与休息日, 家务劳动与照料家人进行了区分。对于前者, 我们认为, 由于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影响家务分工的重要因素, 对休息日夫妻的家务分工的深入

了解有助于解释家庭内部长期且持续存在的性别分工差异。对于后者，由于家务劳动和照料的性别角色定位和参与主体存有差异，所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我们认为，对家务劳动和照料进行区分，有助于揭示不同性别角色定位的活动，在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时，是否存在一种因跨越性别界限而产生的补偿性行为。

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资源和性别意识理论均为城镇夫妻家务活动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分配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持。家务活动的性别角色定位越清晰明确，其越容易遭受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与批判，当偏离传统性别规范时就越容易呈现“性别展示”模式来逆转性别角色的偏离。由于家务劳动较照料家人性别界限相对模糊，因此，家务劳动的“性别展示”较不明显，仅在休息日丈夫家务劳动时间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我们发现，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随妻子相对收入的上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对于照料，不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妻子的照料时间均呈现显著的“性别展示”模式，即妻子的照料时间随其自身相对收入的上升先减少后增加。然而，不论是对于丈夫还是妻子，“性别展示”模式实则体现了一种性别期望，反映了两性在个体行为与其性别角色期待相悖时所做出的挣扎、反抗与妥协。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仍深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在父权文化制度下，尽管女性大规模参加生产劳动，并开始部分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女性劳动一直是“蓄水池”般的存在。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相对权利的增加必须在社会结构和性别规范允许的范围内，但凡存在些许越界则需对所谓的“偏差”行为做出补偿，这点在性别角色定位尤其明晰的家人照料上尤为明显。

在过去 60 多年里，即便在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外-外”格局（即男女均积极投身于劳动力市场工作中）已形成的今日，“女主内”的观念的性别角色定位仍旧顽强地存在。近期有关“女德”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反映了这一问题。<sup>4</sup>所谓“女德”，其实质与社会提倡的男女平等要义相悖，却能够以宣扬“传统文化”为名义将其封建余孽的本质改头换面带入校园带入社会，并伴有一大批追随者。社会价值观共识扭曲似乎可以为这一现象提供解释，然而自改革以来，新旧观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碰撞，为何这种价值观在中国仍会延续至今？吴小英（2009）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时期，性别平等的话语实质往往让位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中国并未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自改革以来，市场化的作用和国家作用的消退重新激发了蛰伏的性别文化，传统的性别分工被公开强调与推崇，进一步合理化了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下的从属地位。可见，性别问题从来就不是个体差异的问题，要理解和解释女性生存境况的变化，需要对传统性别文化的长期延续的机制与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李汪洋，谢宇.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社会，2015；6:153-177.  
Li Wangyang, Xie Yu. 2015. Trends in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in China: 1982-2010.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6:153-177..
2. 刘爱玉，佟新，付伟.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社会，2015；2:109-136.  
Liu Aiyu, Dong Xin, Fu Wei. 2015. Household Division of Housework of Double-Income Family: Economic Dependence, Gender Ideologies, or Emotional Expres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109-136.
3. 齐良书. 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05；5：78-89

---

<sup>4</sup>有人到高校宣讲“女德”，引起轩然大波，参见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526/30577333.html>

- Qi Liangshu. 2005.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Bargaining Power on Housework Tim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Double-Income Household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 78-89.
4. 吴小英. 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2: 163-176  
Wu Xiaoying. 2009.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izatio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 163-176.
  5. 吴愈晓、吴晓刚.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社会学研究*; 2009; 4: 88-111  
Wu Yuxiao, Wu Xiaogang. 2009. Occupational Gender Wage Gap in Urban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4:88-111.
  6. 徐安琪, 刘汶蓉. 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上海市的经验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3:41-47  
Xu Anqi, Liu Wenrong.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hanghai.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41-47.
  7. 杨菊华. 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 *妇女研究论丛*, 2006; 5: 16-22  
Yang Juhua. Identifying Gender Division of Private Space from the Division of Domestic Work.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5: 16-22.
  8. 於嘉.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社会*, 2014; 2: 166-192  
Yu Jia. 2014. Gender Ideology, Modernization, and Women's Housework Time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 166-192.
  9. 郑丹丹、杨善华. 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 *社会学研究*, 2003; 4: 96-105  
Zheng Dandan, Yang Shanhua. 2003. Fu Qi Guang Xi “Ding Shi” Yu Quan Li Ce Lue. *Sociological Studies* 4: 96-105.
  10. Bianchi, SM, Milkie, MA, Sayer, LC, and Robinson, JP. 2000. Is Anyone Doing the Housework? Trend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Social Forces* 79(1):191-228.
  11. Cooke LP and Baxter J. 2010. 'Famili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Comparing Institutional Effects across Western Socie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3):516-536.
  12. Greenstein TN. 2000. Economic Dependence, Gender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Home: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2):322-335.
  13. Gupta S. 2006. Her Money, Her Time: Women's Earnings and Their Housework Hour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4): 975-999.
  14. Gupta S. 2007. Autonomy, Dependence, or Displ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ed Women'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2):399-417.
  15. Gupta S and Ash M. 2008. Whose Money, Whose Time?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to Modeling Time Spent on Hous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Feminist Economics* 14(1):93-120.
  16. He G. and Wu X. 2017. Market Transition, Occupation Segregation, and Gender Earnings Inequa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5:96-111.
  17. Killewald, A and Gough, M. 2010. Money isn't Everything: Wive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Tim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9(6):987-1003.
  18. Manser, M and Brown, M. 1980. 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Bargaining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1(1):31-44.
  19. McElroy, MB and Horney, MJ. 1981. Nash-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 Toward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2(2):333-349.
  20. Perrucci C, Potter H and Rhoads, D. 1978. Determinants of Male Family-Role Performanc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1):53 - 66.
  21. Shelton BA and John D. 1996.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299-322.

22. South SJ and Spitze G. 1994. Housework in Marital and Non-Marital Househo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3):327-347.
23. Srivastava VK and Giles DEA. 1987.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s Models*. Marcel Dekker, Inc.
24. Whyte MK and Parish WL.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 Wu X and Zhang Z. 2010. Changes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 - 2005: Evidence from th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123-152.
26. Wu Y and Zhou D. 2015. Woma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1990-2010.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4):314-342.
27. Yu J and Xie Y. 2012. The Varying Display of "Gender Displa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4(2):5-30.